

叶有荣 著

花落花开

中国文联出版社



花 落 花 开

叶有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花落花开

叶有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落花开 / 叶有荣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6

ISBN 7-5059-5336-2

I. 花… II. 叶… III. 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G63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78222号

书 名	花落花开
作 者	叶有荣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琪 芳
封面设计	婧 孜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9.25印张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0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36-2
定 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承印厂联系

内容提要

本作品集里有一部中篇小说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一位领导干部由于奸情败露、反咬情妇的丈夫对其持枪敲诈，案情扑朔迷离。

对自己涉嫌诬陷的被调查不屑一顾、暴跳如雷，那位领导干部指着办案民警怒斥：“你算老几？”

主办此案的老警官仰头大笑：“在官位上我不算老几，但能代表人民依法审讯你，我今天就是老大！”

.....

目 录

散文游记

- 往事如烟/3
拥抱丹霞山/25
祭南楼抗日勇士/28
泰岱之巅遇“宝光”/31
泡海品韵/35
孔子墓前听传说/39

纪实特写

- 热血铸警魂/45
基层公安维稳的一面旗帜/57
“多亏了我们的守护神”/62
重拳出击砸劫匪/66
惊心动魄的八昼夜/71
特大盗车团伙覆灭记/77





花落花开

- 在海地维和的日子里/80
豪赌输百万的女会计落网记/88
她将禽兽不如的父亲“送”进了监仓/91
堂侄为何要毒昏七旬堂叔/95
为了300元 盲流杀盲流/97
报复杀人哑巴获刑/100
亮剑保平安/103
疯狂凶徒哪里逃/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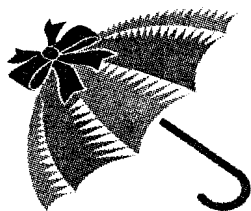
短篇小说

- 殄暴凤轶事/111
三代贫农的故事/126
笑得月亮弯了腰/129
粮荒岁月的苦笑/131
班里有个“不容易”/133
梦醒后的发问/136
拷问良心/138

中篇小说

- 花落花开/143
含泪的花圈/190
指导员算老几/241

散文游记



往事如烟

(一)

童年的往事真是很有趣，仿如梦境时常在我眼前闪现。

伴随着 1949 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的炮声，我出生在赣南一个苍翠树木环抱的古老的客家围子。我们叶屋围的村子很大、人口很多，且又喜逢改朝换代开国庆典，那一年，光我们村里就出生了十几个男孩和女孩。我们的童年跟随着农村的喜怒哀乐，不知天高地厚无忧无虑地活跃着。

转眼到了九岁那年，大江南北的人民公社在大跃进欢乐的锣鼓声中，都办起了公共大食堂。那时我们正读小学三年级，小学校里也办起了大食堂，每个班八个同学为一桌，吃饭时从教室抬出两张课桌、四张条凳摆在大院里，八个同学围在一起，共吃那统一分发到桌上的四个菜一个汤。班上有几个留过几次级的大几岁的同学，他们的花名分别叫“狗仔”、“眯眼”、“汪狗”、“兵灾”、“日本矮子”、“敲糖”、“友包”，都是比较调皮的人。有一天，大家正要举筷吃午饭，“狗仔”煞有介事一脸严肃地说：“哎，‘眯眼’，我忘了一件事，刚刚你叔叔来学校没找见你，说你爸快咽气





了,让你赶紧回家去。”“眯眼”一听,“哇”地一声哭得一塌糊涂,他的泪水哗哗直流,他一边哀嚎着一边往村上跑。他爸生病好些天了,他恐怕爸爸临死闭眼时自己跪不到床前,那就会让人耻笑为不孝,所以他显得异常焦急,泪水连着鼻涕流得满脸都是。等他跑回家,才知道是上了当,完全虚惊了一场。原来,这是“狗仔”使的恶作剧,骗他回去后自己就可以放开肚皮多吃些菜。待他返回学校,这时上课铃声响起,“眯眼”只好饿着肚子走进教室。

有一天学校组织同学去城里电影院看完电影后,我们自恃同姓同村的人多,根本不听老师“要集中排队出城”的吆喝叫唤,我们十几个同学嗡的一声就跟着高年级一个诨号唤作“叫牯”的人,成群结队涌出了八一九大街,穿过中山街和下南门,来到解放桥头。那桥头边上几个小商贩或卖些糖饼,或卖些小吃,那个炸油果卖的老汉,一边往小炉灶添柴,一边往烧沸的油锅里放米粉和着水做的白色小饼状的东西,滚烫的热油“叽叽叽”炸一阵就能捞出一个个炸得金黄的“油果”。平时只有逢年过节,村里人才会做这种东西,那年月物资都是按计划供应,缺吃少穿,众人看见“油果”,个个馋涎欲滴。那个唤作“叫牯”的人是个老是留级的烂仔头,他的学习成绩差得不得了,可是调皮是调出名了,他领着大大小小的徕崽们(男孩子),在大跃进社员们从山上割回来堆得小山似的草皮(一种垫猪栏牛栏用的草料),在毛茸茸的茅草堆里头,掏出纵横交错的地洞,玩起了“地道战”,他仗着人高马大,时常整得小同学们哇哇叫,课余饭后,他俨然就像一个孩子王,成天领着一些同学惹是生非。也不知什么缘故,他有一个永远也改不了的难看的陋习,他那两个鼻孔里时不时会流出两股黄黄的鼻脓。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班级大合唱,班主

任让他上台充当挥手打拍子的音乐指挥，他两手一边打拍子，一边乘机将鼻脓顺手甩向他前面列队正在张口唱歌的人群，弄得不少同学的脸上身上都留下了他那又腥又臭的污物。

这天看完电影同学们路过解放桥头，“叫牯”乘那个炸“油果”卖的老大爷转过头与旁人讲话之机，他站在远处“哼”了一声，一手捏着鼻子猛地揪出两条长长的鼻脓，着力一掷，准确地甩进那烧得翻滚的油锅里，那两条长长的黄脓形状的鼻涕，混在那油锅里的油饼中被炸得活蹦乱跳。炸“油果”的老汉转眼见“油果”已被炸得金黄了，忙用长筷子一个个地将“油果”捞起，最后看见油面上浮着一团焦黄的东西，自言自语地说：“喂！我明明用的是菜油呀，怎么会浮起猪油渣呢？”边说边用筷子一下子就将它挟了起来，送在嘴边猛地吹了几口气，待那团东西冷却后送进嘴里，被他嚼得津津有味。这时，“叫牯”走上前问：“大爷，你知道那团东西是啥？”“是猪油渣！”“不对，那是我擤下的鼻脓！”老汉闻此一说，惊愕地抬头一瞧，果真看见他鼻孔里又流出两串黄脓一样的鼻涕，不由张口“哇”的一声胡乱呕吐，呕得老汉两眼都喷出了泪水，见他起身要追打“叫牯”，同学们“轰”的一声大笑跟着“叫牯”跑远了。

学校的大食堂没办多久就解散了，同学们先是回生产队跟大人喝稀饭，后是跟着吃野菜，大人们都瘦得皮包骨，小孩子们都长得活像精瘦的猴子似的。尽管饿得没精打采，但那些调皮鬼仍是不时寻乐子找开心。有一天下午进城看完电影，“叫牯”率同学们出了城，在解放桥头虽然见不到炸“油果”卖点心的人了，但却发现有一个老太太坐在那桥头，专卖腌好的甜酸萝卜。她那个挺大的钵头里，用陈年老醋伴着白糖浸泡着横切的一片片薄薄





的甜酸萝卜片儿，混合着红红点点的辣椒末儿，大伙围上前看得口水直流，一问方知一分钱可以买五片，身上有钱的同学急忙掏出一分或两分钱，伸手从老太太那一双长筷子上接过几片酸甜萝卜，送进嘴里被嚼得“咯吱咯吱”响，直喊：“唔，好吃！味道顶好！”“叫牯”身上既没钱又想吃，只见他眼疾手快地伸手从那大钵头里抓一把甜酸萝卜片儿，贼一般就跑远了，他一边跑一边吃，还不时回头傻笑。老太太看见“叫牯”抓了一大把她想可以卖好几角钱的甜酸萝卜片，心痛得要命，一边骂着“短命崽，不得好死的！”一边急忙起身朝“叫牯”追去，殊不知更大的悲剧发生了，那些调皮鬼们乘摊子前无人之际，你抓一把他攥两手，眨眼间那大钵头里的甜酸萝卜片儿便被一哄而抢光了，“汪狗”没有抓到萝卜片儿，他干脆就端起那钵头将那些甜酸醋汁喝了个精光，众人“嗡”的一声如同被人捅了一个马蜂窝，四下飞散而去。那老太太自然追不上“叫牯”，回到摊子前一看，见大钵头内已干干净净，价值好几元的甜酸萝卜片被人偷了个底朝天，便“呜呜”地流着泪，哭着叫骂：“短命鬼，缺爹少娘没人教养的绝代鬼，偷吃了我的萝卜的不得好死呀！”

我们几个比较诚实的孩子，每每见到这样的一幕，便循规蹈矩地站在一边看热闹，从不沾边惹事。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凡是不求上进荒芜学业的同学，都没考上中学，没几个是有什么出息的，而且终生都在绣地球。

(二)

少年的往事如烟，初中的生活如梦。

三年自然灾害刚过,1964年8月,我听说县城办了个民办初级中学,不用政审,也就不需要大队盖公章出证明,只凭考分录取。小学毕业被迫辍学务农一年之后,我仍以第十九名的成绩考入了龙南镇民办初级中学。村里那几个居心叵测的以生产队缺少评分员为由硬不让我上中学的人,只好望洋兴叹了。

刚刚创办的民办中学,坐落在龙南中学的斜对面叶氏祠堂边上,几栋平房经过改造变为教室。报到注册以后,我才知道学校是头年开始招生的,有上百学生已升入初二年级了,我们初一年的同学也有百来号人,当时两个年级分别都是两个班。

记得我们的赖校长是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据说他原来是镇郊的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教导主任是戴副近视眼镜姓胡的年轻后生,教过我们书的对我印象最深的有廖家声、廖望、曾淑芳等老师。其实十几个老师大多是没有婚配的青年人,比我们当中几个年龄偏大点的学生也大不了几岁,男老师们都长得英俊潇洒,两名女教员是天生的靓女,不但长相很亮丽,而且讲课时声音也很甜美。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相处,同学们彼此之间逐渐熟悉起来了。我这才知道同学之间不仅年龄长相和学习成绩差距大,而且家庭出身也异常复杂,像我这样属于三代贫农出身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拿我们初一(1)班的同学来说,不少都是“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的子弟或是在社会关系方面政审不能过关的人,有几个高高大大的男同学隐瞒了实际出生年月,其实比我们多数为十三四岁的同学大了三四岁,他们脸上都已羞怯怯地长出了青春疙瘩,嘴唇周边还长出了不易察觉的极细极细的茸毛。

在民办中学,像我这样专心求学的同学不在少数,被父母逼





来读书而虚度光阴的那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成天设法捣乱，或戏弄老师，或欺侮同学，或干别的坏事。我们班上有一个叫什么峰的同学，他个子高大满脸都是青春痘，是“一粒老鼠屎、弄坏一锅汤”的典型代表，皆因他喜欢与高年级女同学频繁约会，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嫖货疯”。别看他读书没什么长进，连作业都是逼着年小惧怕他的同学给他代抄和代交，可是他的鬼点子特多，想象力也十分丰富，全班几乎每个同学都被他取了“花名”或“外号”，一位同学的爷爷是“四类分子”，他就让同学们唤他“老四”；一位同学的爸爸在旧社会干过几天“伪保长”，干脆就让大家叫他“保长”；得知一位同学的妈妈在村子里被人尊称“朱妈”，他就让同学们唤他为“猪嬷”；有一个同学因长得瘦弱，就叫人家为“猴子”；一位女同学因头上自然长出一小绺的黄头发，便让大家叫她“黄毛”；另一位女同学精瘦得活像竖着的一根柴棍子似的，且脸色十分的苍白，他就叫大伙喊人家“鸦片烟鬼”；有一位男同学因为貌不出众，而且上边的牙齿往外曝露得实在引人注目，他就让同学们叫他“獠牙”。诸如此类，大凡是晚自习时，他与几个调皮鬼便拿同学的外号开玩笑起哄逗乐。

“嫖货疯”在课堂上捣乱是别出心裁的，只要是批评过他的老师授课，他必要报复一番，或是突然在教室点燃一颗爆竹，“砰”的一声，震得正在静心听课的同学魂飞魄散，或抓一条无毒的小泥蛇，悄悄放入某个同学的书包里，吓得人家“啊”的一声惊叫差一点晕了过去，全班同学一片惶然，老师追问不出谁干的也只好干瞪眼无可奈何。有一天上数学课他压根儿听不进去，干脆看一部刚面世不久的新书——长篇小说《苦菜花》，别的同学上课偷看小说只是放在课桌下悄悄地看，而“嫖货疯”公然将大部

头长篇小说放在课桌上,读到精彩处还念出声来,那位数学老师实在忍无可忍,从讲台下来走到最后一排,一把将他的《苦菜花》夺了过来,还说“违犯校规,这书缴掉予以没收”。气急败坏的“嫖货疯”不甘示弱随即率先冲上讲台,一把夺过老师的讲义夹,挟在腋下就往教室外走。抢走备课讲义这节课就没法讲下去了,老师被气得脸色紫涨,忙上前去抢夺,“嫖货疯”却拼死反抗就是不给,竟说:“拿回小说《苦菜花》来换!”气得老师一脸无奈,近视眼镜后居然泪光点点,这节课自然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学校贴出一张流着墨汁的布告,大意思是说经教导处研究,决定给“嫖货疯”开除留用一年的处分。听几个略知内情的人私下透露,说要不是他父母低三下四地给学校领导送了礼,恐怕“嫖货疯”早就被学校给开除了。

因为“嫖货疯”长得人高马大,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自从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后,他表面上老实多了,干坏事的手法却更加隐蔽,再也不敢公开顶撞老师了,他要是不将脑袋扣在课桌上“呼噜呼噜”地睡大觉,要不就从后门悄悄地溜去外头人家的鱼塘里摸鱼捉虾,不久,他又傲气十足地骑着一辆崭新的永久牌全包链的自行车在学校疯转。那时候,经济萧条生活贫困,连月薪才二十多元的老师们都买不起自行车,因此引起学校上下的一片“啧啧”声,说不清是赞叹或是眼红。后来听他同村的一位同学说,他强逼他那在某个煤矿当工人的老爸,非要父母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他绞尽了脑汁,上个星期天他爬上自家楼上,尔后他自个儿把楼梯抽上楼去,高声吆喝威胁父母,说不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他就要吊颈悬梁去死,气得他爸爸妈妈浑身打颤,急忙凑钱给自己的独生宝贝儿子,让他去买来了这一辆让他炫耀得连校门都





嫌太矮的自行车。

民办中学的同学们大多来自农村,每逢周末,同学们都要从各自的家里背够吃一个礼拜的大米和干菜。学校请了一个叫“大周”的中年汉子做伙夫,专门用一个直径超过一米的大烧房给学生蒸饭或烧洗澡水。老师都是城里人,他们放学后都是回家吃饭,不过晚上是要住到学校的,不然学生们就会失去管束。每餐吃罢饭,同学们都会掏出钥匙打开各自的小木箱,给自己的饭盆或钵头里放上三两或四两大米,端到厨房的一个大桌上,每人的饭盆或钵头的外面都用油漆标上了各自的名字,开饭时绝对不会拿错。学生家有贫有富,有的是用五两米蒸出的令人惊羨的白米饭,有的是放了一半大米一半蕃薯丝看上去脏兮兮的食物。

有一天午饭时,“嫖货疯”气愤地说:“‘大周’是贼佬!他妈的,他竟敢偷大家的米!”同学们大为吃惊,“嫖货疯”神乎其神地叙述道,今天早饭后他忘记放自己的饭盆了,上第一节课时他猛然想起,便溜出教室,急忙奔进厨房去补放饭盆,把正伸手往每个学生盆钵里撮米的“大周”吓了一大跳,他脸红耳赤地“扑”的一声慌忙向“嫖货疯”跪倒,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恳求他千万不能告诉学校,不然他的工作就完了,一家老少的吃喝就没了依靠。大家听罢,都说:“难怪我们的米饭越来越稀,都跟粥差不多了!”同学们义愤填膺嚷着要向学校领导报告。“嫖货疯”威胁说这件事谁也不许声张,只有让他带老师悄悄地去抓个现行的“偷米贼”,学校领导才会相信的。同学们平日里害怕他的淫威,全都忍气吞声不想惹是生非。谁知没过几天,有同学悄悄议论说,“大周”与“嫖货疯”不知怎么成了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两人在厨房一起吃喝,再也不见“嫖货疯”从家里带米来了。